

書叢學文友良

本大特

書畫學文友圖

木大特

蘇聯作家十二人集

魯迅編譯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

No. 429

目次

1	次	目
		前記……………魯迅……………一
		M. 札爾亞丁……………
		洞窟……………魯迅譯……………一一
		M. 淑雪兼珂……………
		老耗子……………柔石譯……………二五
		L. 倫支……………
		在沙漠上……………魯迅譯……………四二
		K. 斐定……………
		果樹園……………魯迅譯……………五四
		A. 雅各武萊夫……………

次	目	2
	窮苦的人們……………	七
V. 理定		八
	豎琴……………	一〇
E 左祝黎：		一
	亞克與人性……………	一四
B. 拉甫列涅夫：		五
	星花……………	一七
V. 英培爾：		二
	拉拉的利益……………	二四
V. 凱泰耶夫：		九
	『物事』……………	二六
B. 畢力涅克：		〇
	苦楚……………	二七
		三

L. 綏甫林娜·

肥料·····

魯迅譯·····二九四

N. 略悉珂·

鐵的靜寂·····

魯迅譯·····三四八

A. 森維洛夫·

我要活·····

魯迅譯·····三六〇

S. 瑪拉式庚·

工人·····

魯迅譯·····三七〇

A. 綏拉非摩維支·

一天的工作·····

文尹譯·····三九六

A. 綏拉非摩維支·

岔道夫·····

文尹譯·····四四三

D. 孚爾瑪諾夫·

革命的英雄們……………魯迅譯……………四七五

M. 曉羅珂夫：

父親……………魯迅譯……………五三六

F. 班菲洛夫，V. 伊連珂夫：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魯迅譯……………五五三

後記……………魯迅……………五七三

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爲人生』的，無論牠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祕，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爲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介紹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爲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介紹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爲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那是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爲『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閱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却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爲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牠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

着。

但牠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却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庫普林，蒲寧，安特來夫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和梭羅古勃之流的沈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墨賽耶夫，戈理基，瑪亞珂夫斯基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託爾斯泰。此外也沒有什麼顯着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勒『藝術府』裏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

定。淑雪彙珂說：『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驗，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其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

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介紹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這部集子的前面十二篇，便都是同路人的作品，其中有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

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烟袋』和『四十』，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着深的傳統的應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為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的『青年衛軍』的編輯室裏

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慢下，暗暗地準備着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却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之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爲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漩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爲閒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實現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爲

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爲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爲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爲作家們的眼界的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

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爲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题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爲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遠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着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于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着的戰爭裏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于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

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煉來作紀念，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迹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裏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部集子的後面八篇，便是無產者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兩篇，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于二十位作者的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都寫在『後記』裏。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